

为母亲读书

柯海陶

我的母亲小学肄业，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连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，但是她自己常说要好好读书。我小时，每逢周末或暑假，母亲或是在做针线活，或是在洗衣服，或是在晒谷子，只要稍稍空闲，她就会让我读书给她听。我记得刚上小学时，有一次陪母亲做针线，她拿起剪剩下的半张报纸让我读，我一时不解地读着：“杀牛羊，备酒浆，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了不纳粮。读完我问母亲，什么是“闯王”，她说不清楚。我又问什么是“纳粮”，母亲说是缴公粮。我又问：“缴公粮很可怕吗？”母亲说外婆小时候，远远地看见国民党缴公粮的来了，就跟着大人往深山里面躲，连年都不敢回家。

品”的境界，但受益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而积少成多怎么能与“世家”扯上关系呢？母亲说这是因果报应的道理，人一定要多做善事。后来读《易经》，书里说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，套用现在的话说：“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从不会缺席。”如此深刻的道理，在母亲看来也是一句话：人要做善事，不能做坏事。

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心情十分沉重，感觉日子愈发难过了。我把母亲接到身边，下班的时候陪她聊聊天，给她读读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坛经》，告诉她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”，把生活看开一点，母亲最终从阴影里走了出来。等到我儿子出生以后，母亲又有了活力，整天乐呵呵地照顾孙子，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又开始讨论读书的事情，母亲甚至学会了照着书本做菜。

腊八忆母

(外二首) 王学范

夜幕挂寒星，夜寐熬粥羹。粒米含心血，搜出米中羹。无味味山米，杂粮粥满盈。喜看儿女食，双眼泪盈盈。

过年忆旧

儿时盼过年，望眼红春联。身上雪花袄，怀中压岁钱。串门呼好友，祈福故乡年。恭喜打牙祭，聚餐肉解馋。

二

过年最忙碌，熬夜伴灯奴。小女童和林，大衣衣与套。厨房油烟盛，餐桌饭菜汤。家人难和睦，操持两鬓霜。

新年感怀

光阴如去水匆匆，又见报春梅正红。四野闲看已苍老，回眸不觉鬓染霜。时来江上放舟归，心醉天边逐晓风。诗兴扬帆行万里，剑锋直指海中央。

二

雪花梅开又一年，喜看华夏贺宏篇。长桥跨海铺云锦，飞箭逐舟探月仙。丝路星光光异国，民生福利利无边。更新辞旧好鸿运，追梦扶摇到日边。

玫瑰有约

李锦芳

我的心语，落笔于一簇青葱的枝上，给你的心，轻轻落成一地落花飞扬。一个个誓言，正在路上，过年的枝头，收藏你写在初春的序言，云来低处的光，风，拂动你的笑颜。一颗种子种进春天，欢喜，抑或悲伤，敬你心，春暖花开的期待，静待你，春暖花开。

车城颂

万亩鑫

东风风靡车城，泰星景气溢乾坤。天马飞天威业大，东方神驹干劲足。大国重器镇寰宇，山山球球遍北城。物极星移浴海落，今朝荆田尽新春。

注释

春风：指改革开放。神鸟：武当山飞机。神都：汽车城。大国重器：军用汽车。仙山：武当山。琼液：丹江城。北城：北京城。

冬日的温情

何志明

一进入冬天，树木撒落了叶子，擎着粗壮或纤细的枝杈，朴拙地耸立着。枯草萎靡地趴在地上，无力抗争日渐寒冷的北风，有的被风吹起，打着卷，去了不知名的远方。热闹的山街一时沉寂下来，寥落的行人缩着肩膀步履匆匆，四处弥漫着萧瑟清冷的寒意。令人意想不到的，是在冬天的角落里，却隐藏着点点滴滴的温情，宛如火焰，透着缕缕温馨，驱散着严寒。

街灯散发着柔弱的黄色光晕，没精打采的，像昏昏睡人的眼。“刷刷……”一阵阵有节奏的声响，如舒缓的慢板，刺破了沉闷的寂静。凝望喧嚣沉寂的街巷，几个身穿橙色工装的身影，在灯下忙碌着。捡烟头、拾垃圾、扫街道……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，用一把把扫帚扫出了城市的整洁，寒风中的城市，原本是冰冷的，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温度。

清晨，一轮橘红色的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，给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。冬天的太阳淡淡的，柔柔的，在它照耀下，夜幕堆积的雾，夜寒凝絮的霜缓缓消散，不知不觉，一切都渐渐清晰了。那山，那人，那栋栋楼宇也变得立体丰满起来。树上几片麻雀在光秃秃的枝丫上跳跃翻飞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打破了冬日的萧瑟沉闷，平添了不少生气。路旁的几株腊梅迎风绽放，亭亭玉立，缕缕馨香，给这寂寥的寒冬添了几分暖意。

方正整齐的麦田里，一片片麦苗轻轻摇曳着简洁的叶片，把点点青翠舒展开来，像绿色的地毯；菜园里，萝卜俊俏圆润，水灵灵地跳出地面，露出半个身子，韭菜露出红嫩

嫩的芽尖，香菜也不甘示弱，青绿的新芽仰足了劲儿往上伸展着，小葱儿也伸了伸懒腰探出了头……冬日的土地并不总是萧条凄凉，残雪下也掩藏着勃勃生机，那一片片绿色的希望迷醉了农人深情的双眸。

乡村的冬日，庄稼人家用树杈搭取暖，男女老幼围炉而坐，红红的火焰映红了一张张敦厚质朴的笑脸。在暖融融的气氛中，人们谈天说地，拉拉家常，话桑麻。灰里烟腾的红薯，滋滋冒着香甜的热气。吊锅里炖着羊肉，咕咕作响香味扑鼻。在冬天的时光里，温情慢慢流淌开来，远远的村落悄无声息，沉浸在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里。

年近了，车站内外，人群聚集，一个中年男人被硕大的包裹压弯了腰，在人流中踟躇而行。包裹里装着浓浓的亲情与乡愁，有孩子电话里要了多次的玩具，有给媳妇买的羽绒服，有孝敬母亲的棉袄……亲人的召唤让归乡的男人加快了脚下的步伐。远远地看见老家了，喜鹊在家门口的枣树上喳喳报喜，家里的老狗早早迎了出来，摇着尾巴，嗅着男人的脚窝蹭着腿。妻子接过男人肩上的包裹，紧拥着男人跨进家门。年边的母亲双颊涌满了泪水上下打量着男人，伸出手指抚摸着男人饱经风霜的脸庞……故乡是每一位游子的精神家园，这一幅幅团圆画面为年的到来增添了几分热闹。

冬季是个悠然自得的时节，聆听一首往昔最爱、最熟悉的经典老歌，泡一壶香茗浅酌慢饮，在丝丝缕缕的清香中，慢慢地品味冬日的充实、宁静冬日的宁静闲适，等待着来年开春长出新芽。



早春山色

夏德芳作

一手好茶饭

张华魁

老家把做得好的饭菜叫做“一手好茶饭”，和“一手好字”“一手好文章”一个理儿。说是茶饭，实际是饭菜，习惯先说饭，后说菜。饭菜做得好，为何说成“茶饭”想来茶之道，家中来客，先上茶，再吃饭。

很多同事都有类似的习惯，那就是记忆中各级干部经常到家里来吃派饭。当年干部驻村、下乡吃饭，也就是组织上（大队或小队，也叫生产队）安排在谁家吃派饭。当时不分大小吃大锅，大不了杀只鸡，煮块猪肉，再炒三五小菜。家中来客，来的又是干部、贵客，派到人家自然要动锅铲，生火招待不好，女主人也乐意露一手，谁不想人说自己能干呢。

我记得有一年暑假，生产队请来一辆“东方红”牌20马力的拖拉机化肥队，师傅姓李。生产队派到我家，大人又把到西沟二家客建办伙食给我。

我下一段坡，过一条小河，翻过对门寨的山岭就到了二客家。二客家中有一只鸡冠深红的大公鸡，无牵无挂地站在篱笆棚最高处引吭高歌。二客养了一群芦粟谷籽将将鸭嘴下来抱住，改鸭屁股切成个兜壳来挤去。公鸡蛋在锅里，从天空当中掉出来，不挤不去，不像现在货车大批量运输鸡、铁笼子里挤成一团，卸货时还要一只一只往外排。拔毛、燎毛、开膛、切块、淋煮。我一直在旁边帮忙。母亲待牲锅炖烂，灌入酱油，加入葱段、姜丝、麻辣鲜辣，迅速倒进青辣椒片，用铁铲快速翻炒，再倒进烟熟的鸡块一起翻炒几下，盛起装盘上桌。李师傅毫不吝

气，先拣肉多、块大的吃，最后是啃鸡胸口皮，辣得嘴巴打，嘴唇发红，看得我直咽口水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李师傅临走时眼睛盯着盘子里仅剩的鸡杂碎，说：“要晓得这好的菜，早上我就不该吃饭，可惜不能荷包几里菜团子。”完全不会理会我又急又气。

当年物资匮乏，打豆腐剩下的豆渣舍不得喂猪，母亲把它捏成团，发酵长毛就做了臭豆腐，把它切成条。冬天剁葱霜后的白菜芯一起炒，农历二月和打薯米开花油的菜苔一起炒，喷香！大队书记在家吃过饭，有一次在我三姨家吃饭，说：“你娘做的臭豆腐汤比有的人家做的猪肉汤还好吃。”三姨告诉母亲：“亏他想不到，拿臭豆腐和瘦肉比！这话要不是说你，我一听就有气！”母亲还难得有一手好炒菜，合作社和村小学的公家人不时上门讨要。

加入农家一两勺黄澄澄的酸辣椒、酸萝卜、酸豆角，或者香通通的酸红薯干、酸萝卜、阳萝卜。但更深处的还有母亲炸油糕，先是和面揉团，使劲儿揉，一遍又一遍。母亲揉不出有什么必要硬。母亲却说揉匀的面团，揉成面条，煮成馒头更有嚼头。面团揉好了，母亲用一条干净的湿毛巾盖在上面，十来分钟后再进入下一道工序，说这叫醒面。小时候老道母亲问我：“你把面揉软了吗？”母亲自然不理睬。隔一会儿打开毛巾看看，故意紧紧地喊：“妈呀！面团压扁了！”接下来，母亲用擀面杖把面团反复碾压延展开来，最后它成为薄薄的一张皮，再

把面团压好的寸长的韭菜段均均匀抹到皮面上，卷成一个长条，切成切把宽的段，拧紧两头儿，双手捏紧拳头，用指关节一下按压成饼状，方才将其滑进油锅炸，还要记得翻面儿，熟好一个捞起一个，放在竹篮上沥干。有一次，请来帮忙的三爷边吃边赞不绝口。我记得他的原话：“看起来金亮黄色，吃起来一抓拿（散开而不断），吃起来落口消化（酥、脆）。”这是当众多人的面夸母亲的手艺，当年的我却不知以为然，觉得这不过是吃人家的嘴快，随口说两句夸奖话，如今过年过节，凡吃油糕的时候，我才体会到三爷这几句话的妙处。

要想色香味俱全，食材是第一关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炒鸡蛋韭菜，把搅匀了的鸡蛋倒进油锅，用一双竹筷快速划动，再倒进切好的蒜苗翻炒，鸡蛋变成清一色黄灿灿的小颗粒，香气扑鼻，油盐味儿使得，现在一样儿炒鸡蛋，扯拉成块，口感自然发苦。刀工也很重要，比如炒洋芋丝儿，洋芋片切得薄，切丝才可能细如炊帚，下锅用铁铲翻几个滚，油盐醋醋调味儿均匀，自然好吃。有个麻溜，使劲儿一搅，一遍又一遍。母亲揉不出有什么必要硬。母亲却说揉匀的面团，揉成面条，煮成馒头更有嚼头。面团揉好了，母亲用一条干净的湿毛巾盖在上面，十来分钟后再进入下一道工序，说这叫醒面。小时候老道母亲问我：“你把面揉软了吗？”母亲自然不理睬。隔一会儿打开毛巾看看，故意紧紧地喊：“妈呀！面团压扁了！”接下来，母亲用擀面杖把面团反复碾压延展开来，最后它成为薄薄的一张皮，再